

# 浅谈《红楼梦》与《源氏物语》男主人公对待女性的不同点

张修远

(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 北京 100070)

**【摘要】**《红楼梦》与《源氏物语》分别是中日两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，二者相似点颇多，《源氏物语》甚至被国人称为“中国的《红楼梦》”。但是，受一定因素影响，这两部作品存在本质上的不同，尤其是男主人公对待女性的态度这一方面。本文从“对待母亲”“对待乳母”“对待年轻女子”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阐述，试图总结出贾宝玉与光源氏对待女性的不同点。研究这部看似相同，实则不同的文学作品对了解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极大的作用，对比两位男主人公对女性态度的异同，对当代男性的性格塑造也有着重大意义。

**【关键词】**《源氏物语》；《红楼梦》；光源氏；贾宝玉；女性

**【DOI】**10.12252/j.issn.2096-627X.2020.08.1112

同为出身高贵、容貌惊为天人的贵公子，光源氏与贾宝玉身上的确存在许多相似点或不同点。国内学者于此方面研究颇深：如沈新林《两部惊人相似的巨著——论〈红楼梦〉与〈源氏物语〉的异同》，陶陶《异曲同工之哀歌——论〈源氏物语〉与〈红楼梦〉主题的悲剧性》等都提到了二人“泛爱”特点的异或同，在此不再赘述。还有学者围绕女性形象进行研究：如李蕊姣《〈红楼梦〉与〈源氏物语〉中的女性形象对比——以人物的初次出场描写为例》，彭贞《〈红楼梦〉与〈源氏物语〉女性形象比较研究》，但这类研究主要是从女性角色自身的特点出发，对二人对待女性的态度这一方面的研究尚且不足。本文将从母亲、乳母、年轻女子三个角度对分析两位男主人公对待女性态度的不同，通过这种方式，对现代社会如何营造正确的两性关系提出一些看法。

## 一、对待母亲

光源氏虽然是二皇子，身份高贵，容貌美丽。奈何只是庶出，本就很难继承大统，其母桐壶女御背后又无外家支持，即使深得宠爱，也逃不过残酷的宫廷斗争。过于波折残酷的童年使光源氏格外亲昵与桐壶女御面容相似的继母——藤壶皇后，甚至后来同她有了不伦之恋，生有一子，即后来的冷泉帝。这位名义上的继母与生母面容相似，又亲切温柔，这对被降为臣籍的光源氏来说无疑是一种心理安慰。光源氏追求藤壶皇后正是受了这种影响。

面对光源氏的追求，品性高洁的藤壶皇后多次拒绝了他。不得已，光源氏“退而求其次”这才有了惊世骇俗的“光源氏计划”。他找来藤壶皇后幼小的侄女若紫（紫之上），从小带在身边养育她，将她培养成了自己理想的女子。光源氏对紫之上的态度，一部分是出于真心，一部分是把她当作藤壶皇后的替代品，也很难说没有对亲生母亲的执着。他对紫之上的占有欲如此之强，以至于连亲生儿子夕雾对紫之上仅有的一瞥都不能忍受，大发雷霆。这实际上是害怕夕雾做出曾经他与藤壶皇后那样的事。可见，紫之上也是他所追求的母亲形象的一部分。否则，他不会娶了紫之上之后还去寻花问柳，直到她死去之后才恍然发觉自己的爱已经超越“恋母情结”。

同样出身高贵，贾宝玉就与光源氏截然不同：他对王夫人的依恋远不及光源氏对藤壶皇后，且其态度并不扭曲，更符合一个富家公子的形象。比起光源氏坎坷的童年，宝玉可谓得天独厚：唯一的嫡子，荣国府继承人的不二之选。而且，王夫人尚在，宝玉自然不会像光源氏那般病态的执着。他甚至不够亲昵：如，他对王夫人的称呼是“太太”，而不是“母亲”“妈”或者“娘”。这也许是大家族的礼数之一，但宝玉私底下也并未叫过，实在反常。

尽管王夫人最爱的儿子永远是以故的长子贾珠——第三十三回宝玉挨打时，王夫人劝了几句就开始哭贾珠：“若有你活着，便死一百个我也不管了！”——二人温暖的亲子时光的时候也还是有的。第二十三回写到，宝玉从老太太那儿回来，见了贾政与王夫人后不过乖乖地听了贾政几句话，之后便坐到王夫人身边去了。王夫人也就用手摩挲着宝玉的脖子，嘘寒问暖。这样的肢体接触是母子之间正常的接触。如此看来，若说光源氏是更多地母亲（藤壶）当作女人来爱，“爱”大于“敬”，宝玉对王夫人就是“敬”大于“爱”。这实在是比光源氏与“母亲”的关系正常得多。

## 二、对待乳母

虽然乳母严格来讲也是“母亲”的一种，但光源氏对其乳母的态度与其“病态的母性执着”关系不大；贾宝玉对李嬷嬷的态度也不像对待母亲那样敬重，更像是对待人老婆子。因此，笔者认为有必要单独划分。

李嬷嬷是宝玉院子里的老人，是王夫人信得过的得力忠仆，但宝玉对她的态度非常不好。李嬷嬷不过喝了一碗枫露茶，宝玉竟大发雷霆：“他是你哪一子子的奶奶，你们这么孝敬他？不过是仗着我小时候吃过他几日奶罢了，如今逞着他比祖宗还大了！”贾宝玉不够敬重李嬷嬷固然有宝玉的不是，但也有李嬷嬷拿大的缘故。第十九回，宝玉替袭人留了一碗酥酪，没想到李嬷嬷来了，赌气将酥酪吃了个一干二净。李嬷嬷明知故犯，还赌气说“我偏吃了，看怎么样”，宝玉对这位自视甚高的乳母不够敬重并非不能理解。

宝玉对乳母不够敬重，不念旧情，但光源氏却非常念旧。《源氏物语》第四回《夕颜》中就多次提到光源氏挂念因得了一场重病而削发为尼的大式乳母。更是表明“最心疼我、最关心我的，除了你，没有别人”，还亲自请僧众来做法事，祈祷乳母祛病消灾。夕颜过世后，光源氏痛不欲生之际也不忘嘱咐乳母的儿子惟光：“此事勿要告诉少将命妇（疑似为惟光的姐妹），更不可让你的母亲知道。她平时就一直告诫我不得越轨，如果被她知道，我无颜见她。”可见，这位乳母在光源氏心中拥有极高的地位，这份敬爱、不忘旧恩的态度，即使在当代也是难能可贵的。

## 三、对待年轻女子

题目所谓“年轻女子”，不论才学高低，不论身份贵贱。宝玉所偏爱的的确是

未婚的年轻女子，只是在光源氏的方面要特别点出，他所追求的不仅是年轻女子：从十几岁到四十几岁，几乎是来者不拒。

光源氏对待女性，可谓一个“欲”字。“欲之为性无厌”，这在光源氏身上体现得非常显著。光源氏一生猎艳无数，主动追求女性，不管是真心待之还是故意玩弄，都能从一方面透露出他的不节制和对女性的不尊重。他不断追求女性，一方面是想弥补自己母爱的缺失；一方面是迎合当时追求“物哀”与“知物哀”的社会风气；还因为他听了头中将的雨夜品评，想要见识各类女子，满足自己的好奇心。可他对空蝉这位有夫之妇死缠烂打，又爱地的贞洁专一，又怨她的专淡无情，明知空蝉立志守节，却还多次不请自来，这无疑是对女性意志的不尊重。光源氏曾与花散里立过临时的契约，但光源氏某天与她约会时突然想起另一位住在这附近的女人，便迫不及待地以和歌向其求爱。此时的光源氏丝毫没有顾及自己跟花散里的关系，更没有考虑花散里是否会因此而痛苦。因为在光源氏的心中，男性完全不必为了妻子守身如玉；自己在外如何寻欢作乐，妻子更是无权干涉。虽然在“访妻婚”普遍存在的平安时代，男性的确可以与多个女性保持关系，此乃社会大环境所致，但这并不是道德败坏的理由，这种只追求快感的自私行为实在令人不齿。

反观贾宝玉，他最令读者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份对青春女性独有的关怀和那句“惊世骇俗”的宣言：“女儿是水做的骨肉，男人是泥做的骨肉，我见了女儿，我便清爽，见了男子，便觉浊臭逼人！”宝玉在第五十九回还提到过：“女儿未嫁，是颗无价之宝珠。出了嫁，……却没有光彩宝色，是颗死珠了。再老了，更变得不是珠子，竟是鱼眼睛了。”宝玉这番话绝不是嫌弃女性越老越没姿色，而是说青春女性处于政治社会的边缘，是受到污染最少的一类人。闺中女儿出嫁后，便会受到男人影响，沾染上官场浊气。为了年轻女儿永远纯洁，永远青春美丽，宝玉希望她们永不嫁人。但这实在是不可行，于是贾宝玉便尽他所能给予年轻女子细致入微的关怀。如第四十四回中，宝玉自为平儿拈取玉簪花棒，选胭脂，又为她剪来并蒂秋蕙插在鬓上。他想到自己从未在平儿面前尽过心，又想到平儿“并无父母兄弟，独自侍奉贾珠夫妇，贾珠之俗，风姐之威，她竟然能周全妥贴，想来此人薄命，”不觉洒然泪下。在平儿面前，宝玉毫无王孙子弟的架子，这是真心实意地替平儿想才会有此感慨。

在择偶方面，光源氏的妻子情人不胜枚举，而贾宝玉的精神配偶唯林黛玉一人。他对黛玉的爱情是建立在两个灵魂高度契合的基础上的。二人既是情人，又是知己，这份关系绝非宝钗等人可以相比。有前辈认为宝玉是爱着黛玉的同时也爱着宝钗，笔者并不认同这种看法。他虽然对宝钗丰满的玉臂有些非分之想，但因为在薛宝钗身上，他就能够放弃，甚至为这手背没有长在林黛玉身上而感到遗憾。宝玉对待黛玉是慎之又慎，哪怕他与袭人试过“云雨之事”，但他非常清楚那不是爱情，在未同黛玉结为夫妻之前，宝玉绝不会越过雷池一步。这种情怀对于一个传统社会中的贵公子而言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这种价值观、婚姻观，哪怕在今天也有可取之处。

但贾宝玉也绝不是一个道德楷模，要后人去向他看齐。他身上也有下流的一面：他爱吃丫头唇上的胭脂。第二十四回中，鸳鸯奉贾母之命来怡红院传话，叫他去请大老爷的安。这时贾宝玉趁袭人进里屋去收拾出门的衣裳，便把脸凑在鸳鸯脖颈上闻她身上的香气，甚至涎皮笑道：“好姐姐，把你嘴上的胭脂赏我吃了。”这种行为无论是放在古代还是放在现代都并不可取。

在光源氏所处的时代中，写作宗旨是“物哀”和“知物哀”。本居宣长在《紫文要诀》中提到：在所有的人情中，最令人刻骨铭心的就是男女恋情。在恋情中，最能使人“物哀”和“知物哀”的是背德的不伦之恋，只要是发自真情就无须考虑道德劝诫。《源氏物语》中大部分男性都是这样的好色者，笔者不便站在后人的至高角度上指责他。只是光源氏这种思想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实在不能算作上流，而贾宝玉对女性的这份发自内心的体贴，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代都是超前的，值得学习。

## 四、反思

本次对比探究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新增了对待乳母的部分，有所创新。但仍有不成熟的地方：其一，对《源氏物语》这部书的了解远不如《红楼梦》详细，缺少相关情节的列举。其二，两部作品中仍有特例（如李纨，风姐）没有分析到，分类不够详细。笔者将对这两部作品保持高度关注，并进行更进一步的学习。如有机会，笔者将就这个问题进行更详细的举例和论述。

## 参考文献

[1]曹雪芹，脂砚斋《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》，译林出版社，2011年8月第1版

## 作者简介：

张修远(2000.1)，女，北京市，本科在读，汉族，研究方向：汉语国际教育。